

〔美〕迪瓦达·索罗斯 著
宋嘉 译

MASQUERADE: DANCING AROUND
DEATH IN NAZI-OCCUPIED HUNGARY

假面舞会



假面舞会

〔美〕迪瓦达·索罗斯 著
宋嘉 译

MASQUERADE: DANCING AROUND
DEATH IN NAZI-OCCUPIED HUNGARY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假面舞会 / [美] 索罗斯著; 宋嘉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1.9
ISBN 978-7-5442-5517-2

I. ①假… II. ①索…②宋…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4007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1-054

Masquerade: Dancing Around Death in Nazi-Occupied Hungary by Tivadar Soros
Copyright © 2003 by Tivadar Soros
All rights reserved

假面舞会

[美] 迪瓦达·索罗斯 著
宋嘉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任国芳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52千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517-2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序（一）

保罗·索罗斯^①

我的父亲迪瓦达·索罗斯一生都是一个见解独到、与众不同的人。他异乎寻常的判断力，源自对世界和人性深刻的理解。“人们容忍他人所遭受痛苦的程度令人触目惊心。”这是他常放在嘴边的一句话，至今仍烙在我的脑海中。

他的价值观——生命中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以及透视事物本质而非只看表象的能力，不是来自他中产阶级的观念、习俗或抱负，而是由他在一战中幸存的经历塑造而成：作为战俘，他曾被关押在俄国，但最后成功逃生。

据我观察，在打桥牌、打网球或涉及钱的问题时，一个人的本质和个性比较容易显露出来。社交场合的讲求道德、慷慨大度、谦和有礼，这时往往会露出马脚，让你在一瞬间看到他的内心深处。

^①保罗·索罗斯（Paul Soros），投资人、慈善家、工程师。迪瓦达·索罗斯长子。

本书所描述的那个时代对一个人的展示，远超过一场桥牌游戏，因为里面涉及的是真正的生与死。希望读者和我这个身处其中的人得到共同的启示——不论世界和社会如何疯狂险恶，环境如何艰辛，一个具有责任感的人必须尽力应对，不能像绵羊那样顺从，而是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父亲做到了，他努力保持着一个人应有的道义和文明，没有屈从于恐惧和仇恨，他拥有自尊及冷静，为保护家人和同样身处险境的同胞竭尽全力。

一九五六年，他逃离匈牙利来到美国。在这儿，他决定把在纳粹统治时期的经历写下来，就像描述早年在俄国的经历一样。这本《假面舞会》，最初出版于一九六五年，用世界语写就，那是他在一战期间学会的语言。一九九八年的一天，我的作家儿媳芙劳洛·弗雷泽在家里无意中看到一本翻译得很粗糙的《假面舞会》的英译本。芙劳洛被我父亲的故事深深吸引，意识到优秀的英译本肯定会更具魅力，于是她不遗余力地进行编辑与修改，在此期间获得了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大学汉弗莱·汤金教授的鼎力相助。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的是一个经精心打磨的版本，他们赋予《假面舞会》全新的生命，使其拥有更广泛的读者群。

父亲描述的这段时期，我年正十八，足以理解身边发生的事情，同时还保持着旺盛的学习精力。得以幸存的这段阅历，无疑对我的人生历程影响极大。

序（二）

乔治·索罗斯^①

我无法对这本书持客观态度。它写的是我性格成型期的故事，又是父亲写的，他是这段时期内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书中的内容勾起了深深铭刻在我脑海中的回忆，之后我经历的一切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

德国是在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占领匈牙利的，苏联人到来是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在那十个月中，我们一直徘徊在生死边缘。一半以上居住在匈牙利的犹太人、大约三分之一居住在布达佩斯的犹太人，都是在那段时间被杀戮的。而我们全家得以幸存，父亲还以各种方式帮助很多人活了下来。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我从没见过他那么努力地工作过。作为一名律师，他一直以尽量不被工作缠身为荣。那时最重要的主顾地产商奥坎尼·施

^① 乔治·索罗斯 (George Soros)，著名金融家、慈善家。迪瓦达·索罗斯次子。

瓦茨想雇用他时，别人还劝告施瓦茨先生不要这么做，说我父亲整天泡在游泳池、滑冰场或咖啡馆。通常父亲不在家里办公，也很少有人在客厅等着见他。但是在德国占领时期，我们一家四口在瓦萨街租的那间屋子只能通过浴室进来，那时浴室里常常挤满了来找他帮忙的人。

也许说起来有些褻瀆，但这十个月是我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我那时十四岁，我们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而父亲看起来对一切胸有成竹。我知道有危险，父亲曾再三叮嘱我，但我内心深处从没觉得自己会受到伤害。尽管被恶势力追逐，但显然天使是站在我们一边，因为我们受到的迫害是不公的；而且我们在自救的同时，也在救助别人。情势很不利，我们的运气却似乎一直占上风。设想一下，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还能要什么？我尊敬和崇拜父亲。我们一家共担风险，共尝欢乐。我认为这种感受已在本书中有所展现，但父亲还是太谦虚，他从没到处吹嘘自己到底救了多少人。

由于早年有过类似的经历，父亲早有准备，知道如何应对德国的占领。一战期间，他曾从西伯利亚的战俘营中成功逃脱，又经历过俄国革命，学会了怎样在非常态的境遇中生存。这彻底改变了他。起初，父亲是一个雄心勃勃、渴望出人头地的年轻人。在战俘营中创办墙报《木板》使他名声大振，被推选为战俘代表。但不久，临近的战俘营中有人逃跑，长官枪毙了战俘代表以儆效尤。这让父亲意识到有名望不一定总是好事，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组织出逃。做了这个决定后，他挑选了厨师和木匠等有专长的人，加入他的小组。他的专长是组织与领导他们，但他并没有为此扬

扬自得。按照计划，他们要越过一座大山，之后乘自制的木筏沿江而下漂流至海。这个计划只有一个疏漏——没考虑到西伯利亚所有的江河都会流向北冰洋。他们漂流了几个星期才发现，一行人一直向北，走得越来越远，苦苦寻找了几个月才又回到针叶林带。这时俄国革命已经爆发，战乱又起，红军白军交战。刚巧赶上一个小队逃跑的捷克战俘乘着运送武器的火车横穿西伯利亚，几经辗转，父亲终于从西伯利亚到了莫斯科，最后回到匈牙利。他在类似的回忆录中描述过这段冒险经历，书名是《现代鲁宾逊》（又译为《西伯利亚漂流记》）。

回家后父亲整个变了一个人，所有的抱负都烟消云散，只庆幸自己还活着，现在他只想享受人生。他喜欢舒适的生活，但不热衷积累财富，认为过多的东西是累赘，有时甚至还会让人丧命。他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定期削减自己资产的人。他会不时零星抛售一些房产，补贴律师收入的亏空，维持我们颇为舒适的生活。这样一来，战争再次爆发时所剩无几的资产让他损失不大。他常说“我唯一的资本是自己的脑袋”。在拉丁文中，“资本”和“脑袋”是一个词。

父亲很喜欢花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我小时候经常下午去咖啡馆找他，他会买巧克力蛋糕给我吃。然后我们一起去游泳、划船或滑冰，几乎天天如此。有时是放学后，他在泳池，我们游完泳便坐下来，他会给我讲一段他在一战中的历险记。我从中学到了他的人生智慧，后来大获裨益。我的生存艺术可以说是从一位大师那里学到的。

我母亲的性格与父亲迥异，这在书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我深爱着他们两人，更多地以父亲为榜样，但是与母亲更亲近。我继承了他们两人的性格，它们差别如此之大，因而我内心的争斗从未停止过，但这是另外一回事了。现在我们听父亲来讲讲他自己的故事吧。

目录 | Contents

1. 一些历史与地理背景	1
2. 初会德国人	11
3. 犹太委员会	16
4. 寻找新的身份	25
5. 一点犹太哲理	30
6. 最初的尝试	38
7. 伪造证件者	54
8. 外省的犹太人区	60
9. 离家	70
10.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诺曼底登陆	81
11. 茱莉亚的冒险	100
12. 任性之举	107

13. 瓦萨街二号	110
14. 乡间生活	118
15. 猫和老鼠	126
16. 世界的良知	133
17. 虚幻的黎明	141
18. 萨拉西统治下的生活	153
19. 恐惧加剧	164
20. 突然袭击	174
21. 消磨时间	184
22. 围困	195
23.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	206

1. 一些历史与地理背景

生活如此美好，充满变化和奇遇。但你一定要有好运气。

一九三九年九月，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对德宣战。我和几个朋友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当时一个朋友便说：“人类刚刚失去百分之二十五的财富，而一个犹太人的命却不值分文。”

我们都明白这个预言有多悲惨，但生活仍在继续。男人们仍去做工、寻欢作乐；女人们照样去做头发，和朋友闲聊，照样生孩子。

但是不祥之兆已经到来，尽管我们还看不清楚。

在此之前，一九三八年，奥地利被德国吞并，一个逃出来的犹太律师来看我，找我帮忙。我很同情他，给了他三百匈牙利（当时折合三十美元），这个数目对我来说很可观，尤其是那段时间我几乎常常入不敷出。

这个奥地利人把钱接过去，没有谢我，却说：“我亲爱的同事，

你出手阔绰得就像你永远都有钱一样。”

直到后来，犹太人失去的不只是财富，还有他们的生命，那时我才彻底明白了他话中的苦涩。

希特勒的部队进驻奥地利后，匈牙利随即成为德国的邻国、纳粹的近邻。出于这种地理位置的考虑，匈牙利其实是被迫做了德国的盟友。根据德国的“生存空间论”，只要能使德国人生活得更好，这个国家可以任意侵占东欧任何国家的领土。这是强加给东欧的野蛮原则。就这样，匈牙利成了德国的第一个卫星国。

匈牙利当时的总理特莱基伯爵饮弹自尽，这向全世界表明，匈牙利人并非出自真心地倒向德国，而是迫于压力。特莱基深陷于矛盾之中，无法自拔，只有结束自己的生命。作为政客，他必须对德国友善，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他无法容忍政治要求的扭曲和丑恶。一九四〇年他刚刚与南斯拉夫签署了永久结盟条约，三个星期后，希特勒的部队穿过匈牙利去征服这位新盟友，他却只能默默坐视。人们可以说他的行为像一个高尚的贵族：他的家族中不乏以自杀方式解决内心冲突的先例。

与德国成为近邻，再加上希特勒推行的反犹太主义政策，匈牙利的犹太人几乎陷于绝望境地。一九三九年，第一部《犹太法案》颁布，公开摒弃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原则。法案规定了各行各业对从业犹太人的限额，并指出商业公司只能部分归犹太人所有。此种限制不仅局限在经济领域，法案还宣布：只有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居住在匈牙利的犹太人才能拥有匈牙利国籍，一九一四年以后取得的国籍均自动作废，有些人将被驱逐出境。

尽管受此规定影响的人数有限，但对有些家庭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们可是世代生活在这里。一时间，大家都抢着去拿各种文件，以证明自己早就是合法公民。但怎么可能呢？之前国内从没有人特意去拿公民证，只要有居住证，大部分事情就可以办妥，如果还需要更多的证件，到有关机构一两天就可以办好。但现在索取任何文件都要等上几个月甚至几年。这就是后来政府和犹太人之间心理战的开端。

到了一九四〇年，据说已有一万多名“有问题”的公民被逮捕，而后被遣送至德国占领下的波兰。德国人把其中一大部分赶到卡门斯伯托斯基的河边枪杀。有关集体枪杀、被奴役做苦工及华沙犹太人居住区暴动的传闻越来越多，但我们宁愿不相信这些。有些灾难，没有亲历，我们总觉得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彻底否认这些野蛮行径的存在，是我们心中的最后一道防线。

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岁月在战争中缓缓流过。德军的形势每况愈下，我们没有一天不盼着第三帝国的崩溃。就像一个从高楼的窗户上摔下来的乐观主义者，每掉下一层，我们都在说“到目前为止情况还好……”。

一九四四年的三月十九日，这天和往常一样。天气不错，虽说有点冷，但清晨的空气中带着一丝春意，让人感到温暖。我坐在咖啡馆里一张能看到好景色的桌旁，早餐照例整齐地摆在眼前。唯一的不同是，侍者递晨报时对我耳语道：“你听说了吗？德国人在昨天夜里接管我们了。”

我还没听说。几年来，有关占领的传闻一直悬在我们心头——

事实上时间太久了，好像都忘却了。我感到非常震惊。

为了避免这种结局，几年来匈牙利对德国唯命是从。现任总理卡拉伊来自匈牙利的名门望族。事实上，由于家族久负盛名、广得人心，一种匈牙利舞蹈就是用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这种卡拉伊两步舞两步向右，两步向左，中间穿插着很多旋转，正像卡拉伊总理玩的政治权术：一方面，他向盟国派驻特使和外交官，让他们相信匈牙利会以最快的速度加入，和他们站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向希特勒大献殷勤，声称自己是德国迄今为止最好的朋友和忠实的奴仆——事实上是希特勒最好的盟友。政治上的需要使卡拉伊对德国作出越来越多的让步以表忠诚，最后他甚至愿意不惜一切取悦德国，只要它不实际占领匈牙利。德国也明白占领示好的邻国不是上策，但是其前线战况正日益恶化。三月十八日，德国占领匈牙利前一天，英国 BBC 电台的报道如下：

苏军已到达罗马尼亚边境，德军十个师已被歼灭。在乌克兰境内，对德军的包围和扫荡也在进行。美国空军已开始对德国的轰炸。

德军势力不仅在东线迅速削弱，其东部卫星国的效忠程度也越来越值得怀疑。

这种局势促使德国立即决定占领匈牙利。德军指挥部清楚地看到，匈牙利一旦倒戈，凭它独特的地理优势完全可以在巴尔干地区置德军于死地。它可以切断德军在罗马尼亚甚至在整个巴尔

干半岛——其中包括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希腊——的供给。希特勒已经尝到意大利背叛的苦果，如果类似的打击在所难免，他也不想让它们这么快到来。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八日夜，他行动了。

他们没有遇到明显的抵抗。“摄政王”霍尔蒂和他的内阁部长、参谋总长都已经去了德国，据说是希特勒要召见他们，实际上是不让他们待在国内发号施令。留下来的多是亲德派的高级官员和幕僚。

希特勒惯于在周末采取行动，对匈牙利的占领发生在星期六夜间。星期天的报纸已经印好，周一之前不会再有新的版面。没有了报纸的消息，国内谣言四起：

“希特勒已将霍尔蒂逮捕……”“霍尔蒂被抓的谣言不实……”“德国人拒绝为霍尔蒂准备回国的火车……”“总理失踪……”“德军已控制邮局、电台和警察局……”“多位著名人士被捕……”

谣言不胫而走，可是城里并不见德国人。太阳暖暖地照着，好像对这样的历史时刻无动于衷，大街小巷还沉浸在星期日清晨的宁静中。我听说位于多瑙河对岸的霍尔蒂官邸——布达古堡已对公众关闭，还特地走过去观望。像往常一样，仍然是匈牙利的士兵在站岗。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发现那辆很小的有黄绿伪装色的德国坦克。似乎就是这辆小小的旧坦克拿下了整个布达佩斯。

接着，人们像往常的星期日一样从家里出来，走在街上和公园里，但脸上带着疑惑。犹太人和较为进步的非犹太人——比如一些社会主义者——都焦虑难安，生出灾难临头的预感。他们闷